

說文釋例

說文釋例卷十七

存疑 六七篇

木下云從中非也必從其義乃可云從中與木之上半形相似耳以木從艸於義何居木固全體象形字也下象榦上揚者枝葉下注者根株祇統言象形可矣分疏則謬

梅下云可食者區別之詞也後文某字乃是今之梅子而爾雅則無某字第曰梅楨故郭氏忽之注曰似杏實酢直如今語惟陸璣疏與許同意陸曰梅子青不可食梅子赤

言之采仁 卷一  
者材堅白者材脆未言其可食與否知梅柑一類二種以  
材爲用非果品也當許君時梅某蓋已混淆故別之曰可  
者僅詞也若某字則直說之曰酸果矣

柔下云讀若枵故大徐引唐韻直呂切段氏乃以玉篇時  
渚切爲是則是許君非也段氏講古音何乃泥今音邪

然下云酸小棗段氏疑之不知酸棗分大小亦分甘酢特  
較小爲大不與棗爭大也其木則有極大者

段氏祇見楓香故說楓字未確北方之楓木其實類樗但  
兩兩相對而生俗以形似呼爲燕子南方之楓香木其葉

似楓而實如栗房焚之有香氣非一物也如或楓人卽楓香則不當反遺北方之楓也倉頡籀斯皆生北方苟非櫨柚錫貢將儕於荔枝龍眼不爲之專製字矣況無大用如楓者乎

榆下云榆白粉粉下云榆也陳風傳粉白榆也疏引孫叔然曰榆白者名粉許君榆下說似爲粉作注乃粉下不云白榆也則又似謂榆爲白粉者何也下文梗下云山粉榆有束莢可爲蕪荑者孫本荑作夷釋木無姑其實夷似與此相當注云無姑姑榆也生山中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

香所謂蕪荑本草綱目蕪荑下李時珍引說文曰梗山粉榆也有刺實爲蕪荑其上文云梗名扁故此引梗以實之非字誤然梗字可無梗字見詩不可無也李氏又引楊蒲柳也其訓甚雅惟李乃明人何以所見說文與今不同然其所引來下之一來二牟甚可信也

枚下云榦也可爲杖從木從支詩曰施于條枚案此凡兩義云可爲杖者是禹貢杻榦栝柏之榦傳曰榦栝也疏曰栝木惟用爲弓榦故舉其用也筠因今人以栝爲馬策而左傳云以枚數闔枚以策馬故從支也知此義以榦爲栝

也許君引詩則枝幹之幹玉篇枚箇也箇數之一枚也木必一幹而后枝分焉詩伐其條枚傳幹曰枚是也然幹取諸弓非柘之別名故不列枚於柘字後又非築牆耑木之本義故亦不使與幹篆相儷也。小徐本可爲杖句在從木文之下蓋疑幹爲枝幹無不可爲不特可爲杖故遂之也。○枚字說解甚可疑說曰幹也將依僞孔

傳幹柘也說之則與可爲杖句連貫矣然自本至條凡十三字皆指木之一端而言而枚承其下不應是木名乃十三字中有榦字固木名也將無兩字本在前脫誤在此邪將依毛傳幹曰枚說之則幹卽本也與十三字一例矣而

可爲杖句不應承其下將依小徐本以可爲杖遂置從木  
支之下則從木支會意何以得幹也之義乎姑獻其疑以  
俟君子

枅下引詩曰桃之枅枅小徐本此下又引詩曰愷風自南

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言棘心所以枅枅

此說詩之詞祇

存首句也凡廿五字兩引詩曰非屬詞之體蓋兩本不同掇拾

爲一大徐用其一本故無凱風也且引詩作天天釋詩反

作枅枅皆足證段氏之說之精惜未列二徐異處而輒加

辨正令人猝不可解耳所以天天爲少盛兒者天者屈也

白樂天詩借爲骨字用之

骨端皆訓不正俗作歪

蓋於字形得意木

之嫩枝荏苒故多天屈矣

樹下云木也段氏曰未詳案此木吾鄉多有用亦甚廣葉似槐而微尖叢生作長條冬斷其條置窖中以土埋之至春栽之則茂當春斷而栽者不及也一二年者中爲筐籠之屬犬一扼而短者中爲田器之柄長者爲槍柄其質堅而性柔攢竹者不如也

樛科二字段氏依韻會所引合併其說解而刪樛字嚴氏曰詩樛木釋文引韓詩作杪引說文云木高不云下曲則



六朝舊本分樛科爲二篆韻會非筠案毛詩有樛無杻爾  
雅杻者聊下句曰杻而無樛廣韻十八尤收杻字云高木  
甘幽分收樛科各引說文集韻十八尤合爲一甘幽分爲  
二渠幽切內又收杻云木下曲玉篇亦合爲一竊意樛字  
果係後人羣入則何不依仿以爲言

如婉爲娵之今  
字而說曰順也

而割

一句爲二且樛木傳木下曲曰樛不言高蓋下曲爲葛藟  
纍之之所出無取乎高也蓋許君宗毛樛下云下句曰樛  
者取尔疋以說詩謂詩及尔疋皆當作樛不當依韓詩作  
杻也卽繼之以杻字而說之曰高木謂杻字之訓自指謂

木之高者於下句無涉今尔疋下句曰杪則同聲假借也  
揮下云一曰犁上曲木犁轅茂堂据集韻類篇無犁轅字  
欲刪之是也廣韻亦無之玉篇則曰犁轅頭也從知二字  
爲後人加注謂揮一名犁轅也茂堂謂卽耒耑非也上文  
耒耑也以金爲之故有重文鉞揮則以木爲之犁無轅  
耒乃有轅古無耒字蓋通謂之犁故曰犁轅也檟下云種  
耒也是卽耒也

檟下云杪檟而杪字繼其下則曰木也案本部木名至櫟  
而止以後皆本根枝葉之類自櫟以下則器用矣杪字上

下凡十六字皆田器安得以木名廁其閒玉篇稬字次第與說文相當而杙字則在前文桔柣二字之閒蓋後人因杙稬之說妄遂於此

槌下云瑚璉也謬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二器制自二代安得混而爲一禮記釋文連本又作璉論語釋文無說然則槌其本字連則省借字璉則涉瑚而從玉也卽曰鄭君不聞其制蓋許君亦不聞遂連言瑚以定之然獨不可曰夏后氏宗廟黍稷之器乎

榎下云機持繪者玉篇繪誦繪段氏遂欲改繪爲會而引

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梱也以明之案此謂自是綜於  
複無涉也說文綜機縷也玉篇曰持絲交二說相成綜以  
縷爲之持絲之交忽上忽下故曰出入不絕也滕卽詩杼  
柚之柚釋文云或作軸吾鄉猶沿此稱矣其持經也使絲  
不亂也綜之持經也則分經爲二使絲相交也設不交則  
何以含緯乎止部走下云機下足所履者卽所以抑揚此  
綜也織旣成繪則滕去身遠不便於織矣故有複以卷之  
小徐曰複卽軸者今人亦呼持繪之木爲軸與持經之軸  
同名然複以圓木爲之兩端多爲通孔卷繪之後以直木

轄孔中使之不動。滕則以竹爲之而木爲臣名同而形固不同。案滕以轄制爲用。榘以旋轉爲用。各與車軸相似。故均得軸名也。總此諸器而論。榘最與織工近。滕在外。綜又在外。走在下而上與綜相直也。

柎下云闌足也。段氏疑闌當依韻會作鄂。案韻會自依常棣爲說。許以樂柎枹柎類列。皆樂事也。闌下云門遮也。閑下云闌也。橫下云闌木也。則闌者以橫木限之之名也。虞下云鐘鼓之柎也。考工記梓人爲筦虞以羸屬爲鐘虞以羽屬爲簨虞。鄭注橫曰筦。植曰虞。統言之也。許以虞爲

柎析言之也。虞祇是直木，別刻木爲鳥獸之形以承之，其形必大於植而後植之立者不搖，是之謂遮闌其足矣。足者植之本也。今日壇廟中樂虞爲白鵝以承之，知古者亦然。

枹下云擊鼓杖也，雖不定其爲原文與否，然文義自通。段氏改杖爲柄，而又不刪擊字，何其不通也。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說文枹鼓柄也。西征賦注引說文枹鼓椎也，卽改之曰擊鼓椎也，亦通。若鼗鼓有柄，楹鼓亦可強謂之柄，然豈所以擊鼓乎？凡段氏所引考之原書多

不符

玉篇枹鼓槌也。

祝下云樂木空也當作控樂也與控下云祝樂也轉注今本乃分控爲木空而又遙樂在上也案祝樂控樂似非屬詞之體然瑟下云庖犧所作弦樂也簫下云參差管樂筑下云似箏五弦之樂也箏下云五弦竹身樂也是凡樂器許君多謂之樂者嚴氏據毛傳祝木控也謂此當作樂木控也似與許君語例不符

橋下云水梁也梁下云水橋也案橋之見於經者士昏禮笄緇被纁裏加于橋鄭注橋所以度笄其制未聞今文橋

爲鎬曲禮奉席如橋衡鄭注橋井上桔槔知古人未嘗以  
橋爲梁而經凡言梁者或謂屋梁或謂魚梁又不第橋梁  
也呼梁爲橋蓋始於漢許君說橋則弃古義而用今義說  
梁又甚狹夫梁旣入木部則屋梁當爲正義而凡梁皆統  
之矣王煦曰水部泐廣韻集韻並音商以此知其當作泐  
梁梁皆當從泐聲是也不必從水乃爲水橋也蓋以事勢  
緩急揣之當先有屋梁而後有橋梁屋梁架空而過而橋  
梁之制相似因取其名矣許君誤也然橋水梁也梁水橋  
也文法鄙拙蓋後人所改

玉篇梁下亦云水橋也橋下  
云梁也又引禮奉席如橋衡



檣下引左傳檣柁而篆文先柁後檣其說解又相似吾疑爲誤倒然玉篇亦先出柁字引說文五滑切斷也一曰給也不知亦引自說文否今無此句柁下引左傳檣柁再出檣字云斷木也上下文次序亦與說文大同當再考之

段氏疑櫳爲淺人增案鸚鵡賦順櫳檻以俯仰李注引說文櫳房室之疏也不引此檻也之說亦可疑也或後人因檻下云櫳也與櫳字形異所用又不同因增此文也

櫳字說解旣以爽爲模字

集韻有爽

又以大𡗗爲兩字

廣韻𡗗六緝𡗗

先立切說文云數名今直以爲四十字玉篇則不引說文案今本無𡗗且數名之說不似說文語以𡗗下云二十并

也亦下云三十并也。絜之可知。是未定之論也。非大部有爽十部有卅而今說也。竊疑𦵏字當隸大部以許說豐也知之。字形則從大。𦵏聲。𦵏卽某之古文𦵏也。𦵏變爲卅者。觀之古文𦵏其𦵏亦作卅也。𦵏之正文某今入四五十厚。毛詩氓篇謀媒與蚩絲淇上期爲韻。其聲與無相近也。周鳧尊銘𦵏字正如我說。又有𦵏𦵏兩體。皆有無之無也。而字不從𦵏才字。小徐以上一爲岐枝。下一爲地。非也。段氏以上一爲地。是也。以將生枝葉指下畫。又非也。作此篆者皆上一長下一短。地不能短於岐枝。且已生岐枝何云將也。故知小

徐非枝葉不能在地下故知段氏非文登畢恬谿亨曰當作十圓點以象根之上大而下細其說近理而說解不見此意或者從一從一無以別於十字故加一以爲別邪至於將生枝葉則指一而言兼承初字之意艸木必生枝葉而一則無之者惟其初也故曰將六書正譌以爲材之正字而曰象其枝根斬伐之餘也從木省謂斷木字之四曲也頗爲野言

鐘鼎文十字釋爲在當卽才字省在之土而存才聲也其短一附于長一不相離

之部垚下云從之在土上是望文爲義也小徐本有古文垚字則垚乃是從古文省耳而從壬之字說文多誤毀有

古文毀則亦是從王省。今隸土部，是從土爲義矣。何不隸毀於壬部，而以毀爲篆文乎？乃至𡈼有古文𡈼，而變王爲工，較之從土，猶得其半者。王從人從土尤爲背理。是李斯改古文時，業已嚮壁虛造，何怪許說之紕繆乎？封之古文作𡈼，李斯直忘之邪？○釋山碑經字從𡈼，其川字上下牽連，斯作土不便，亦近於上下兩借矣。後人離之作𡈼，乃從工而後罪歸作備也。

出部𡈼下云：𡈼，𡈼不安也。易曰：𡈼，𡈼困于赤帶。易困卦上六釋文云：𡈼，𡈼說文作𡈼，𡈼者𡈼之正文，本是借字。大

徐作𦰩或沿上文之𦰩𦰩例推而改之其刪困于赤芾句則大誤𦰩傳引上六爻詞與陸氏引說文於上六同誤其九五釋文曰荀陸王肅本剝剝作𦰩𦰩剝作𦰩者木部𦰩今本作檣机是也𦰩則後出之專字釋文又出𦰩字即𦰩也云不安貌鄭云剝剝當爲

倪仇乾鑿度云至于九五剝剝不安易緯出於前漢之末其作剝剝雖同今本而其訓爲不安則與荀鄭王同知許君所述者古義也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注曰割鼻曰剝斷足曰剝不知爲借字而據字之本義說之而易義遂乖余作句讀已明剝剝爲𦰩𦰩之借字矣今再以本卦決之見

九五不得有剗剗之象焉。王弼注曰：用其壯猛，行其威刑，是謂九五剗剗他人也。夫九五陽剛中正，豈有暴戾之理？王說非也。程傳曰：上下皆揜於陰，爲其傷害剗剗之象也。本義申之曰：下旣傷，則赤紱無所用而反爲困矣。是朱子以困于赤紱承剗字而言。然彖傳曰：剛揜也。本義曰：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是以兩義說之。然按爻詞，祇如後義，卽如六三曰：困于石，據于蒺藜。而象傳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則祇重困同體之陽也。是知初六六三無困九五之理，且九四與初六正應矣。乃象傳

曰志在下也有與也是不困四也既不困四能越所應而困五乎蓋九五受困于上受助于二惟受困于上也故五之繫臲卽上之艱疏古今字也惟受助于二也故五之困于赤紱利用祭祀與二之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同其占也夫受困于上則祇可言剝不可言剛顧九五之尊誰敢剝剛之九五之剛健中正又誰得而剝剛之設曰剝剛則殘形之人其困于赤紱不足復言又何以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乎且象傳曰志未得也剝剝豈止于志未得乎

同人上六象傳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謙上六象傳鳴謙志未得也震上六象傳震索索中未得也凡言未得者不至于凶則其詞意

祇如旅四象心夫快也而  
已若剝剝則是凶咎矣

上六于輓疏卽困于欒臬也困

君子者必自困故同其詞也猶三困二則象傳曰乘剛也  
爻詞雖曰困于石乘四言之而傳不曰困于石承剛也是  
知剛揜也者祇是揜乎其上所重者上困五三困二而已  
而就二五論之則祇是自困蓋五賢君也二賢臣也不幸  
天步艱難則二鞠躬盡悴五憂勤惕厲故曰困于酒食困  
于赤紱不見爲人所困之意惟二陷險中故曰征凶无咎  
是所謂致命遂志也五爲說體故曰徐有說是所謂不失  
其所亨也○段氏謂臬當从臬出聲因不立臬部而誤於



音理是於字義則非其說曰不安也從出乃與不安合若  
臬者射準的也植立不動之物引伸爲陳時臬事法令亦  
不可變動之事也皆無不安意○睽卦釋文劓王肅作𠂔  
魚乙反案此借𠂔爲劓也可爲旁證○廣雅釋詁危也一  
條內有隄𠂔二字而不相連則是𠂔之一字卽訓爲危也  
一字獨立不比劓𠂔二字連言其爲假借猶易見竊疑此  
𠂔字是劓之變體說文舠船行不安从舟𠂔省聲劓變爲  
𠂔猶舠變爲朕也

索字在𠂔部便不可解𠂔之說曰𠂔𠂔然虛字也惟𠂔

卮二字宜屬之字字兩義已勉強相附矣索乃物名何以  
在此將謂索不以絲爲之則繩纆下皆曰索也纆纆下皆  
曰大索也皆隸糸部也吾鄉呼艸繩爲纆不知古人以何  
物爲之要不必爲此拘墟也所引杜林說米亦朱木字尤  
可疑與繩索何涉乎或者本是部首米下說誤遂於此若  
謂卮是匹刃切之卮尙於艸木意有關而何以連朱言之  
抑或卮爲市字之譌則玉篇卮盛字朱市字皆作市其形  
不別將無杜林亦以兩字爲一邪○段氏遂字於索上有  
理愚意弟字亦當在部末其義與部首反對故也而與玉

篇次序亦不合。然玉篇自立索部。四百卅一而本部仍收索字。則古書之爲人竄易何可致詰也。

𦰩下云艸葉也。段氏因垂穗之說疑葉當作華。愚意當作艸木華葉也。𦰩下云艸木華葉。𦰩而古文楊卽從𦰩。然則𦰩其名也。𦰩其狀也不當有兩義矣。○𦰩字之下曲者象根與屯同法而不取屯意未詳。或是偶然曲之以爲姿。如中作𦰩。及鐘鼎文𦰩字其曲尾皆無深意也。

穊字下茂堂補穊穊二字是也。其解多小意而止則未是。穊穊吾鄉倒言之曰穊穊。又呼穊如苟而確知其卽此二

字者句音鉤。枸音苟。故知枸得讀苟也多。小意者艸木受病其葉拳曲不伸狀如芡葉無一平處而止者自此遂止不復能暢茂也。蓋二字雙聲可以顛倒用亦可分用合用。段氏所舉典皆當在一曰木也。下段氏謂木名但謂單字據廣韻兩字下皆云曲枝果也。而言其實不必拘也。玉篇檟今作枳。檟今作棋。案本草作枳棋子而曲禮內則之棋則一字爲名也。

檟下云棗也。此以靜字作動字用也。鮑下云棗爘已復棗之兩棗字並同。今人呼其汁爲棗以棗棗物仍呼爲棗據

許君說知古亦不別也。玉篇曰：「𣎵，𣎵赤黑色，非也。𣎵之新者蒼白色，凝者正黑色，無赤黑色之𣎵。至如塗之於器，則視其所刷之色爲色，非𣎵之本色也。」

束下云：「分別簡之也。」簡字發明，假借簡在帝心。簡厥修，皆是也。段氏偏信韻會，非。

口部有數字，似失其次。而玉篇亦同。竊謂圖因囙，當在部末，取義遠也。

囙下云：「同也，似卽昏姻。」孔云之云，毛傳云：「旋也，同旋一義。」旋下云：「同泉也，可證。」

囿之或體圀下云又音由嚴氏曰字林音也見北戶錄鈞  
意直是字林增此字耳吾見由鹿賦矣吾聞吾鄉人呼鳥  
媒爲由矣未聞言囿者夫今無此詩卽知囿爲古語字從  
化故音訛後人語曰由故字作圀字林以與囿同義遂附  
之囿下而冒訛音不悟從繇聲者不得音訛也段氏引廣  
雅囿圀也是也二字同義而異音字隨語變也鄭注庶氏  
曰字從聲

貝下云在水名蝸段氏引虫部蝸毛蠹也案毛蠹自是蝸  
字爾雅云羸小者蝸釋文蝸本又作函知許君所據本作

函後人以既改之爾雅改說文也。

資貨也。齋持遺也。天官外府注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

問幾月之齋。

此與許說持字合。遺字不合。

鄭司農云齋或爲資。今禮家

定齋作資。康成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

古字亦多或。筠案許君兩字各義不與鄭君同。亦不用禮




家說也。

贅字下。嚴氏謂當復取之下。脫一曰。肱也。後漢皇后紀上

注引贅肱也。肉部肱贅也。轉相訓。小徐韻會作一曰。最

卽肱之誤。二說皆非。郭后紀注所引卽肉部肱字說顛倒。

引之者紀言贅若引肫贅也則語意不明此引用之活法而說文本字祇說本義其借義第見它字下此簡而能該之法也一曰最者小徐本曰部最下云犯取又曰會韻會贅下云又會也引漢武帝紀毋贅聚卽此一曰最之訓釋也知許君用最義而不用肫義者字在貝部貝可以會聚而肫與貝無干也

邑部邦之古文當許君未說凡古文之無說解者大都不可解者也惟此字則似本有說解而今挽之土部封從之從土從寸其古文作竊疑爲古文從土丰聲則



遂古文之丰於土上而少一畫者上下兩借也封則又加寸耳許說曰從之小徐申之曰各之其土亦容有不必然者矣然則畺字蓋亦從丰省聲丰聲與邦同但易邑爲田耳卽依各之其土之說則此亦各之其田亦於邦義有合也因念古人省筆後人不知遂致誤認之部坐有古文坐乃省ノ爲土也封之古文坐則省一爲土也然必中直貫下相借用之以別於之部之坐而今則無別矣柰何大徐本竝坐而佚之乎

有重一二字知爲傳寫失之

岐從山支

大徐本有聲字非也

卽西京賦注所引山有兩岐之謂也

玉篇廣韻皆收歧。云歧路然爾雅釋宮二達謂之歧。旁是真歧路矣。仍從山不從止也。釋文則作歧。且止者足也是當爲歧之重文矣。俗人好爲分別而不顧其安如此。

幽字段氏所疑是也。玉篇亦云在右扶風栒邑。是書以說文爲本者也。且以事實度之。太王去邠遷岐以避狄也。豈有不出美陽縣境之理。

吧今作叩。說文無叩字。僅見狗字下。百石卒史碑叩頭字屢見。蓋借用叩則後人作耳。爾雅釋言僂吧也。郭注鳴吧短氣則是從邑口聲之字。變爲從口邑聲也。漢書成帝紀

可爲於邑於鳥一字蓋爾雅本作邑也注亦本作鳥邑後人妄加口旁也大徐云爾雅所載艸木蟲魚之名肆意增益蓋不但爾矣

小叩大叩蓋當用敬叩其兩端蓋當用記

邾下云江夏縣非也春秋有邾有小邾豈可以漢縣擅其名乎顧鄒下云古邾國許君非忘之也豈可以邾改爲鄒而嫁名於漢縣乎且鄒亦與邾通邾亦作鄒顏籀由一名顏涿鄒一名顏涿聚聚乃鄒之省文也此鄒邾通之證何不併鄒於邾而鄒別爲說解乎不得說文古本讀之令人浩歎也○鄒下云南夷國亦非也詩之鄒在左傳之庸之

前豈詩本作庸左本作廊邪

日部曠下云陰而風也引詩終風且曠土部壇下云天陰

塵也引詩壇壇其陰案毛詩終風且曠傳云陰而風曰曠

疏曰釋天文孫叔然曰雲風曠日光

段氏引釋名曰雲氣  
晦翳日光據此則風

乃氣曠曠其陰傳云如常陰曠曠然玉篇注同說文而竝

不引詩廣韻注亦同而曠下引詩壇下不引詩推究毛傳

之意兩章初不作兩說則其字必無異許君宗毛者也不

應於三章從毛而四章獨與毛異蓋毛詩本竝作壇迨傳

寫譌曠之後讀說文者於日部檢之不得誤謂漏落而增

之卽用爾雅毛傳爲之說解許說非不用毛傳而去風字  
加塵字者解字與說經小異壇字從土說解不可漏土義  
也天陰塵者天陰而雨塵也言塵而風意寓焉而非謂本  
地之塵起玉篇引作天陰塵起似未是廣韻引亦無起字  
段氏据開元占經太平御覽所引改壇下說曰天陰沈也  
不知卽是壇下天陰塵之說而塵沈聲似而譌耳蓋詩字  
之譌也久而唐及宋初說文本尙有未補壇字者作占經  
御覽之人猶知說文之壇卽詩之壇遂引之廣韻則不知  
矣故引詩於壇下也蓋占經御覽與說經同例韻書則與

字書同例故知彼二書知之而廣韻不知也段氏殊孟浪  
旦部云從日見一上二地也積古齋旦字婁見三作○兩  
作○較小篆尤精此乃會意兼象形字也吾聞之海人云  
日之初出爲海氣所吞吐如火如花承日之下摩盪既久  
日似決然舍去者乃去海已高余居土國日出亦近似所  
言但土氣不如水氣之大耳金刻旦有物承日下正是氣  
形小篆變之不見體物之精

𠂔字可疑作旌未爲不可而斷𠂔之左直筆以旦嵌其中  
與𠂔部字同法斯亦必同意恐是從𠂔旦聲仍與𠂔同意

故空闕其右方之下半以象旗杠形也許君以爲從旦者蓋於朝字從𠂔得之

𠂔之古文汲古初印本作𠂔與小篆無異刻改作𠂔藤花榭本同與從中曲而下之說合然云中曲而下則當作𠂔其左亦曲者旃下云旗曲柄是也云垂𠂔相出入者以右半之曲而下者似人字也𠂔從旦𠂔聲去其旦則作𠂔矣後人加左出之筆爲𠂔飾然吾謂此篆當依石鼓文作𠂔說解當云旗杠𠂔之植者爲杠上之岐出者爲雕鏤之華飾橫而右出者華蓋也一部之於說曰旌旗杠兒竊意此

乃旂也。若以𠂔爲旂而一爲杠，杠豈系旂之下乎？云𠂔鑿之兒是虛字也。以虛字領部中之實字，非法也。且云從中卽不妥。旂旂豈有艸乎？凡云從者從其義，也不可以字形相似而云從也。吾謂𠂔是全體象形字。○周宰辟父散作𠂔。凡從𠂔之字，鐘鼎文有𠂔𠂔二體可用。

旂下說段氏依韻會本亦可。而旌旗也一句殊不合。旌旗二物質不同也。本部說解標旂旌旒旒下皆連言旌旗皆無疵。以其爲虛字也。部首及旌旒下皆連言旌旗，以其皆有旂也。若以旌旗說旂則人不知爲何物矣。依所引廣成頌



左傳杜注亦當說之曰旃也此下卽出旃篆可以相發明也說文校議曰古唐類苑御覽載魏武令引說文云旃發石車也則漢末舊本建大木上有此句筠案與下文文義貫注於義爲允

旃字說解與引經分兩義說云旃表者於音得意與上文說旃曰旃然而垂說旃曰旃旃衆也一類直以實字作虛字用也是爲一義引周禮通帛爲旃尔疋因章曰旃足以解之於字形得意也古旗以赤帛爲之旃字從丹而通帛無飾故曰因章是爲一義史記索隱御覽引說文作所以

招士衆與廣韻引世本同別爲一義旃招雙聲與孟子庶人以旃同意彼處上文屢言招也與旃表取本音不同而御覽引爲說文者或誤以世本爲說文或出說文庾氏注猶引經說者卽蒙本經之名也。

施旖二字與它連縣字不同段氏倒置之非也施之義久失許君由樂施字子旗乃知施之訓爲旗而後以旖繼之段殊不瞭。

於部列文似後人改易其次部首說解統言旌旗是用羽者皆旌屬用帛者皆旗屬也當以旗旐旃旛旂旒爲首。

而旛附焉。皆旗屬也。旌旄旌次之。皆旌屬也。旒雖異義。而亦實字。亦附焉。旒游二字次之。旒旒旒旒旒又次之。旒族義遠。在部末宜也。乃玉篇次第。亦與說文大同。蓋改易已久。

晶部星下云。一曰星象形。從○。依小徐古○復注中。故與日

同。案此當爲部首晶下之說。說誤在此也。晶蓋當作○。而





又有古文作○。云從○者。謂○也。云古○復注中者。謂○



於○中加點也。故星之古文作○。或體作○也。亦當是古

文云。故與日同者。乃牽合之誤。日部中古文及它部古文

之從日者皆作<sup>〇</sup>。金刻亦往往如此皆誤也。日之古文<sup>日</sup>惟說文韻譜不誤。它本作橢圓形。作棗核形。竝誤。蓋圓圓以象日之體。中之曲而橫者。天文家所謂無定之黑影。詞藻家所謂烏跂也。不可縮之注於中。若<sup>〇</sup>亦以圓口象其體。而以注中者。象其中之光。續星圖者。大星皆作兩層。極大者中外兩層皆有。四出之光。次大者中作點。與此文同矣。篆文日字。拗圓爲方。拗曲爲直。<sup>〇</sup>字則拗圓爲方。而曳長其注中之筆。遂混同無別。此作篆者不思之過也。然吾謂<sup>〇</sup><sup>〇</sup>皆當爲古文星字。追加生爲星。而晶改爲子盈切。

訓曰精光遂各爲音義是以一人之形景分道揚鑣也不  
思森森之類艸木可以有二而日安得有三乎星之三也  
況其多也有以三十二星合爲一座者亦以三概之也獨  
是參農二字獨從𠂔它星甚多顧不得與焉者蒼龍七宿  
心最大白虎七宿參最大心固三星矣今謂參七星而唐  
風綢繆傳史記天官書皆以中三星爲參直下之三星爲  
伐相連以爲記認吾鄉農夫猶謂參六星京師則云三星  
也故兩字獨從𠂔而所以特重此二星者皆敬授人時意  
也毛詩夏小正取諸二星者爲多卽今之農人莫不驗之

以爲田侯也況乎晶字不見於經而說曰精光又爲虛字  
部中字則實字也以虛統實無是理也今人曰見水晶遂  
若此字甚熟耳不知古稱水玉玻璃王者皆是物也西洋  
以藥燒爲玻璃始別其名曰水晶○周敵敵皆從  
晶然亦注中不從日也

段氏改朧爲朧是也然篆當作否則作其篆猶不合

漢書五行志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朧朔而月見東方謂之

仄慝

初學記引云朔而見東方謂之朧亦謂之仄慝

仄慝則侯王其肅朧則侯王

其舒肅者王侯縮朧不任事師古曰朧音女六反案志以

縮腦爲訓釋許以縮腦爲名目而初學記則引謂之腦似記是□其名也縮腦疊韻字故可連名目爲解釋也要之晦朔月見乃司天之過非關機祥

安邱城南有土阜與縣堂相直名曰印臺除文

中夜登之見月載在

志不知是何說也

有字說解極可疑王氏玉樹曰不宜有也者春秋釋例曰劉歆賈逵因有年大有年之經鸛鵒來巢書所無之傳以爲經諸言有者皆不宜有之詞也許從賈學故用其說筠案究爲偏枯之論又據集韻引作日有蝕之無月字而食作蝕史記正義引有日蝕則朔月蝕則望二句蓋許君既

主不宜有之說卽引日蝕以證之而有字從月不從日也  
又因日蝕生月蝕而後從月一句得黏連於其下可謂迂  
曲矣韻會引增韻從肉正合鄙意有蓋又之重文也尙書  
以有爲又鐘鼎文以又爲有明乎其爲一字也釋山碑明  
字兩見皆從尸中筆上下不連能龍之從肉者皆作尸則  
上下皆連有固作𠂔也乙加又爲𠂔再加肉爲肱是其比  
也有字從又從肉會意又案脬從肉而讀如柔故王氏煦  
曰古讀肉如柔韻會廿六宥亦收肉然則又肉皆與有聲  
近與此字從匕從止實則匕止亦聲者爲一類



崩下云翌也說文無翌字羽部翊飛兒非此字爾雅翌明也郭注引書翌日乃瘳訓明爲明日之明蓋許謂明日之專字作翊也史記夏本紀蚤夜翊明有家則翌亦作翊而別爲昭明之義廣雅崩遽也則以崩爲今之忙字

囧似卽目字目之古文囧形頗相似它部從囧者睂之古文睂玉篇作睂諺也又作省也睂之古文睂特省奎之土也

其餘當不異觀之古文睂玉篇亦作瞿冒之古文瞿其上不可識其下則囧也直之古文稟玉篇木部諺作稟夫此五字者目義則近囧義則遠睂瞿冒直篆文本從目觀雖

從見而省而從目義亦同也特玉篇齒不作脊圖譌爲圖耳段氏引漢石經明作明則明之囧亦是目也而許說不然者今文尙書繫命古文作囧命既與繫同自不得與目同也蓋其與囧分別久矣且既云讀若獷蓋依放繫字以作音又引賈說讀若明是又依放明字以作音從知許君於其音讀尙疑而未決則其失傳甚明而賈讀同明直以盟之兩重文一從明一從明也或卽以爲與明一字矣三

曹囧字元首如囧是目乃於首有合若是窗牖何由得首義且部中盟字亦於牖無涉竊疑當收於明部以篆文盟領之而以盟盟爲其重文從明者如明水明火明命之意以神明臨之也禮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亦可證

夙下云從夙持事句絕雖夕不休句絕卽是言從夕矣夙  
會意字固必兩言從而牽連出之不特言從者亦有段氏  
增之曰從夙夕非也夙夕二字亦不詞以其說字義也若  
農下云曰辰爲農夙夕爲夙則成詞者以彼處上文及此  
文解之已明也言非一端不可率意說之隨筆補之也

段氏刪彡篆非也玉篇亦有此字蓋彡爲未發彡從二彡  
則盛矣東從彡者盛則華實垂也其義相承若謂彡音胡  
先切則用爲聲之東不當胡感切夫切腳取諸唐韻豈古  
音哉彡從二彡彡乎感切則彡之音可知段氏不駁彡之

胡先切轉以胡先駁胡感何也

廣韻弓有胡男下感二切似弓亦當胡男切而玉篇

仍胡

先切

東部鍊下云東也似東也之譌蓋字從東韋聲于非切與  
𠂔部𠂔從𠂔韋聲于鬼切甚相似恐卽是一字若字訓東  
則當從韋義從東比象之義何以在東部小徐曰言東之  
象木華實之相累也沿東下云木丞華實來而所據本已  
譌作東故曲解之矣之籀文鍊說曰東聲恐亦係會意總  
以東字少見遂譌耳走部趨字說曰走也入部內字說曰  
入也皆以部首爲說解之例而鍊之當云東也明矣○玉

篇亦曰束也。廣韻直譌作棘，無怪其曰束也矣。

粟下說從西之故云。木至西方戰栗，夫戰栗連語也不可泥字求義。若說栗以戰栗，亦將說戰以戰栗，恐不足以言臨事而懼，適成爲畏葸而已不可通也。況戰栗乃栗字假借之義，乃栗之本字。早從其假借之義以成字，先後顛倒必不可通。較之先有來牟，借爲行來，而大徐謂麥字以行來之義而從夊，來麥固猶兩字也。豈若粟以本字之借義卽爲所由以成字之本義乎？案西之篆籀古鹵，籀鹵雖不可限定古文不作鹵，特鹵可作鹵，則鹵亦可作鹵，恐粟字

本從蟲與𧈧字同偶然變體爲𧈧則囟囟亦易譌矣如以古文從籀文爲疑則說解之古文𧈧小徐本固作籀文𧈧也玉篇作𧈧是

齊下云禾麥吐穗上平也案齊國以天齊淵得名天齊者如天之臍也左傳後君噬齊亦不從肉似齊爲臍之古文春官鬯人瓢齊注齊讀爲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案此則鄭君亦不用臍許君收齊于肉部而齊別爲說解或誤且魏三體石經作𧈧竝出而無參差小徐所云兩旁在低處亦望文爲義𧈧祇取便于書寫耳鮑本作齊又將謂有

此橫生之穗乎。部中𩇛字當是從妻齊聲。妻者齊也。故訓爲等。特無妻部可附耳。考古圖邢昺𩇛字釋爲冕齊二字。果如所釋。是卽此𩇛字矣。

鼎部云古文以貞爲鼎。案積古齋叔夜鼎𩇛貞。茲太子鼎廟彙叔單鼎自𩇛貞。師餘鼎𩇛貞。正考父鼎𩇛貞。皆釋爲鼎貞。敦蓋作𩇛。器作𩇛。則釋爲貞皆其證。下文云籀文以鼎爲貞。則無證。大徐刪其有證者。留其無證者。誤也。疑當云籀文以鼎爲貝。段氏所舉證是也。又積古齋季嬭鼎𩇛貞。釋爲錫貝馬兩。薛尙功款識亦有此銘。

作錫貝錫馬兩本不與上句顛倒其詞段氏竝改上句之  
貞爲貝蓋非也然韻會引此二語在錯曰之下則是小徐  
語不必爲之深求

克下云肩也以仔下云克推之是詩佛時仔肩之意也然  
曰象屋下刻木之形說形與說義不相比附然知說形非  
後人改者自乃以下五部皆草木萼葉秀實之類禾與木  
皆有束故束部承之因木及片鼎之下半似片而克部又  
當承木意且其古文作𣎵與刻木𣎵𣎵字相似故𣎵承之  
知屋下刻木非誤矣然何以得肩也之義則不可解



禾下云嘉穀也。稼下又云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莖節。則是下文之稽稗稊矣。於古無徵似許誤也。且禾下云衆象其穗。既有穗矣。卽是秀實。豈惟莖節。玉篇曰。稼樹五穀。廣韻種曰稼。皆用七月毛傳意。

種下旣引魯頌矣。則亦以稗爲禾稼之名。毛傳曰。先種曰種。後種曰稗。依此推之。許說種曰早種也。則當說稗曰晚種也。乃曰幼禾也者。以經多以稗爲幼。惟魯頌爲禾名也。抑犀聲之下。小徐本有晚種後孰者句。以此爲兼義。故退於下。大徐不知而刪之也。知非後人改易者。種下引七月

種稂而兩字相繼種下引魯頌種稂而稂不繼種而反在  
稂字後與稂稠類聚也玉篇次第注解亦如此然稀下又  
有穞穆私三字皆禾之別名者此不見經典之禾也穞以  
下則統名之禾非專名之禾故本部七實字之後卽繼以  
五虛字以後又列實字虛字與它部例不同然是許君拘  
處此五字不專屬禾禾欲其稠穞欲其稀而後文稂稂則  
又專屬禾者也

臨淄人猶呼早  
種之麥曰種麥

穞下云耕禾閒也段氏据周禮釋文改爲耨鉏田也謂後  
人以字林改說文是也改者必多特字林已佚不可悉知

耳而字林之所以不同說文者表其異也。耘耨之法自古言之矣。而用犁非古法也。故呂氏謂之耕。吾鄉於秋用此法用力少而成功多。禾則不可耨。禾之種也。密於秋恐傷其根也。

耨耨禾也。耨者車所踐也。蓋蹂躪之意。玉篇耨旅典切。耨禾又音連。與說文案字同意。段氏以杷勞當之。非也。古無礪礪不知用何物。耨之木部拂下云。擊禾連枷也。枷下云。拂也。淮南謂之快。是皆擊禾之器。非耨禾之器也。杷說文作鋤勞。今字作耨。鋤用木匡。鋤齒直下。剛地用之。耨用條。

編縮木匡之上其形正平柔地用之段氏以輶爲勞蓋以  
案列穠籽之閒揣測言之廣韻廿八獮輶車輶物或作碾  
然則今之碾古亦謂之輶卽用礪礪而謂之輶亦其理也  
段氏注糧字曰亦作輶忽附此俗字何也玉篇所收漢碑  
之俗字甚多不可勝引孔廟禮器碑食糧亡于沙丘卽此  
字白石神君碑黍稷稻糧且作梁字用矣

𦰩似當依漢隸作𦰩蓋此字與𦰩字一例特𦰩重在下之  
根耑重在上之端爲不同耳其說曰上象生形下象其根  
也生形而不正者初生必句曲所以爲耑也若下半似而

字則非根形矣。物之根必直下，而後有旁出者。木禾等字可考也。若夫而則頰毛也，毛生無定，故四之以見其多而已。耑則不然也，卽觀段從耑省而作𠂔，第省其岐出者，亦可徵也。

龠下云葉似韭，此緣其字從韭，故以似韭黏合之。然龠之本如水仙花葉，正如葱，其滑爲露所不能濡，故曰龠露華實亦如葱，尙與韭略似也。造字者以其同爲葷辛之物，故從韭耳。如𦵏乃小蒜，亦從韭矣。蓋分別部居，許君創之，故每字下必有黏合之詞，理勢自然，不須深究。

瓠下云匏也。段氏以七月傳壺瓠也爲假借此以今義疑古義也。瓠字既在本部則是以瓠剖之爲瓢矣。蓋今呼細而長堪爲羹者曰瓠。大腹者曰壺盧。古蓋不別。故本草綱目引唐韻曰瓠音壺。又音護。瓠臚瓠也。玉篇瓠落胡切。瓠也。廣韻十一模瓠下云瓠臚瓠也。李時珍所謂唐韻蓋卽此。然足徵唐韻亦必有胡音。大徐蓋習熟時語祇檢去聲故第引胡誤切也。

突下云從求省。頗迂曲。似可云從又。玉篇作窰。廣韻四十八感亦作窰。廿一侵作窰。所今切。据其重文案知爲窰字。

○說解曰淡也。一曰竈突。

汪刻小徐本作突。似誤。馬刻本仍作突。

案淡在水

部。水名也。則此所云淡者。乃分別之詞。謂淡淺當作突。淺也。然又曰讀若禮。三年導服之導。廣韻亦收感部。與禪同音。是不謂讀若深也。乃玉篇式林切。大徐引唐韻式鉞切。皆與深同音。大徐本無讀若導服句。或以其音不協而刪之也。然探固從突聲。深則轉音。石州曰。古侵覃同部。非轉也。要皆閉口

音也。何不協之有。且竈突之說。廣韻感部先出之。而後引說文深也。似竈突不本說文。而玉篇祇云竈突。又無深也一義。廣韻侵部突字。祇云突也。竝無竈字。將無說文本作

突也初不指謂竈突或有增竈字者或有譌爲深字者後人掇拾之而加一曰邪

窮玉篇作窮普孝力救二切如昴從卯而詩風與稠猶爲韻史記昴或書作留類也卽今留劉之從卯雖異說文音理自協段氏改窮而不敢改昴將無以窮罕見邪

集韻十八尤方

求切內收昴字云星名引詩維參與昴然三十

一巧莫飽切內收昴及古文昴而又不作昴

疒疾蓋同音而各義也女尼切非是許說之從疒矢聲亦未然也疒蓋疾病之正字其字指事疾則疾速之正字當入矢部從矢疒聲言其速如矢也籀文作𠄎絕無病意亦



言部 卷一 三  
可徵也。蓋古人用字貴茂密，故不用疒而一切用疾。許君亦未能區別之。

痍下引詩，譬彼痍木。案詩自作壞。毛公以壞義與疾用無枝不連貫也。故傳曰壞痍也。此毛公改經字例也。卽如怒如調飢傳曰調朝也。夫壞尙可訓爲痍，調豈得訓爲朝乎？鄭君乃云讀爲某，毛公無此例。壞痍也者，言痍以聲譌爲壞也。調朝也者，言朝以形聲竝譌而爲調也。敍曰詩毛氏則毛公爲許君所宗，故引此兩詩皆直用毛公所改之字。段氏曲說，豈有當乎？

瘍頭創也。此緣疔頭瘍也。寫者誤增頭字。段氏以爲贅字。是也。左傳生瘍於頭。若瘍專屬頭瘡。則傳不言於頭矣。癢之籀文瘁。段氏据篇韻皆作瘁。而疑其誤。非也。隆從生降聲。降從阜。阜聲。則瘁從阜聲自合。且奎不成字。玉篇廣韻誤也。

瘁字下。嚴氏引左桓六年傳釋文。似有欲補之意。而究不言補。案陸氏既云說文作瘁。則瘁字當補矣。又引說文曰。瘕瘕。皮肥也。則當并補瘕字而說之曰。皮肥矣。鍤橋不言補。嫌其多邪。不知當補與否。不論多少。但論是非。瘕是名。

目小腫是訓釋。一曰族𦵿者，𦵿之別名曰族𦵿也。族𦵿雙

聲。𦵿當如左傳之蠡，釋文力果切之音。𦵿𦵿疊韻。

銓口小

其比

也。猶之茨疾𦵿，𦵿須從齊疾。𦵿須皆雙聲。齊疾𦵿從皆

疊韻。短言之則曰𦵿齊𦵿，長言之則曰族𦵿疾𦵿，須從齊

𦵿。既從艸，卽疾𦵿須從不必加艸。𦵿既從疒，卽族𦵿不必

加疒也。豪無所闕，何補之有。如補之曰皮肥，則𦵿是蔓菁

須從，便不是蔓菁邪。釋文所引不知誤以他書當說文，抑

爲說文之學者所附益矣。

如未從上小言，尊行之小者，乃祛妄篇所駁李少溫之說，而爾

雅疏直引  
爲說文。

兩五音韻譜作兩蓋以兩兩從之故使上出也段氏改爲  
兩兩則又以兩字不上出也此程子所謂扶醉人者矣兩  
字必不上出兩兩所從之兩必當上出兩之不當上出者  
其說曰再也從門闕竊肌揣之此指事字也門爲界一以  
分爲兩區而入其中者各占一區則取意祇在門內何事  
於上出乎兩兩之必當上出者卽以兩下說解以一兩平  
分定之此句小徐本作從一從兩兩平分也蓋不知而作  
小徐誤用之必作从一兩平分而字義乃見從一者上體  
也從兩者下體也苟不上出則是一兩而已何以見其爲

平分乎必分之者廿四銖爲兩而十二銖爲一黃鍾之重故分之也滿下云平也亦沿此義○秦半兩錢作兩漢好時鼎蓋作兩器作兩

网字全體象形說曰從冂非也網形上斂下奢與冂形大異因其中有从始平其上耳石鼓文則作父矣卽如古文𦉳小徐作𦉳而曰𦉳與冂義同固是誤認然可知本形作𦉳上象網下象其目之鋪張也要是形聲字必不古於象形之网玉篇罔罔罔下云同上网下云古文似得其實籀文罔之加一也小徐曰從曰非也一在从之下此網之下

網也以鉛或鍍爲押腳或兼以木佐。從从之字。网外有  
其井之从。其白地亦實。网之从。其白地皆虛。與延同義。延  
之爻是櫛形。與囟同。不必云從爻也。鼎之象皮縫及文飾  
者亦相似。衡之古文。則當依玉篇之與作。仍是從角。  
其文向右耳。

果下引詩可疑。毛傳曰。果深疑。毛公所據詩本作架。架古  
作窠。說文窠。深也。恐卽述此詩。毛傳鄭君所據詩本作采。  
故以爲果之省而說之曰。冒也。明是兩字音義俱別。許在  
鄭前。何以豫同鄭改乎。陸氏爲鄭作音。不爲毛作音。疏亦

依違其間謂同是采字毛說以深鄭說以冒耳恐皆未詳審也說文所引之詩吾疑爲後人據箋加之且冒也之說

亦後人以鄭箋易之玉篇采冒也置也

似冒也之謂

廣韻五支

武移切內收采采二字云冒也間隔六字而后收采字云

采入也冒也周行也然則采采直是兩字吾恐玉篇廣韻

所謂冒卽本之說文也本部自首至冒皆網名舜非真網

署以下六字皆從网引伸之義竊從网比象之義故以殿

末若采訓冒則當與署置爲伍而在网名之中殊可疑也

似是校者不知毛詩作采遂竝以鄭箋冒也改其說解

殷武

釋文引說  
文冒也。

小徐本又訛爲周也。大徐遂作周行也。展轉迷  
謬矣。

小雅畏此罪罟。大雅天降罪罟。段氏以爲皆罟罟。案罪罟  
平列語甚平實。若作刑罟之罟。則迂曲矣。且下二章譴怒  
反覆皆平列字。不應首章用側串字。更徵之畏此簡書。是  
畏此之下皆平列字。不用兩義也。瞻卬罪罟。不收卽是六  
章天之降罔。傳云設罪以爲罟。頗覺其迂也。詩言罪罟。猶  
易言網罟。今多複語。古人已然。○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及罪至罔加。亦複語。亦以罪與罔對言。○捕魚竹網。余江



行於港中恆見之段氏以竹爲衍字豈未見邪小徐本撓  
竹网二字不足據若去之而祇存捕魚二字則與灋字同  
訓義且罪字上下文訓魚网者凡十字捕魚則是虛字不  
當介乎其閒

毘下云釣也則是動字不宜廁网名類案其音與緝同而  
諸書皆不謂爲一字或者自罽至麗凡十字皆魚网名罽  
毘皆捕魚事皆不用网特以牽連從网遂附此邪韻會引  
博雅毘兔毘罽廣韻亦曰毘網則是网名矣然與釋器兔  
罽謂之罽毘罽謂之緝不合說文亦无緝殆所据本作緝

邪

帑字說解段氏改之若將以復說文之舊者不思古不名帑此篆蓋六朝以後增也玉篇巾部次第與說文異者絕少惟帛作帛廣韻同無帛帛二字帑字在後增俗字中爲異

案常下云下帑也帑下云幡也恐是以今字說古義後人見之以爲遺漏故補入而各附常帑之後卽幡下云書兒拭觚布也恐亦本在帑字說解中旣補幡篆卽割取以爲注故成文義□□之下裳也卽放常之下帑也以爲詞則不成文矣夫□爲漢人之名蓋兼上下不第如段氏所引

繞領單爲在上者之名而裳不兼上也是以云下以別之  
若夫常之居下經典灼然豈嫌於旗常之在上而別之乎  
今云下裳是不詞也是以顧氏亦不收孫強輩始增之於  
後也

玉篇之無恂也非無恂也恂乃帆之譌也說文恂字之次  
與玉篇帆字之次正相當二篆相似又皆訓爲領端則恂  
爲帆譌可知既譌之後校者見不譌之本而不敢輒改故  
附之部末相倫切亦未必出自唐韻直是大徐以意增之  
耳不然廣韻承唐韻之後而反無之乎

集韻則有之知暫  
篇愈古愈可貴

試思幌字在帶幘之下，幘常之上，以類相聚，宜也。若夫帛字之下，其義漸遠，至於布字領下四字皆布名，第以字皆從巾，不便立布字爲部首耳。直是別一部矣。安得此下又有訓領端之幌乎？讀至終篇，乃檢段氏書，則已先我發之，幸其同心，亦不刪也。

帛下云幘裂也，似當云帛幘裂也。然幘下云殘帛，也不云

帛幘也。從知帛幘爲一事而兩名，許君以幘說帛，再以裂

說幘，而其製也則由於敝敗綻裂而非裂。夫新帛故幘，下

又以殘帛明之，此類頗多，勿讀爲一句。大徐先列切，又所

例切，而又曰廣韻音雪，案廣韻十三祭，幘殘帛所例切，十七薛，幘相絕切，幘絹桃花，今製綾花。

帚下云從又持巾埽口內泥字形而釋之又嫌於帚不以巾爲之也乃解之曰少康初作箕帚云初作者以見前此無箕帚祇用巾也可謂迂曲矣說文言作者揮作弓杜康作秫酒之類言初作者夷牟初作矢伯益初作井之類作即是初作我說似涉周納然卽用巾以埽必不謂之帚既已作帚卽字因艸質之帚而製不必遠溯古初而迂迴其說於巾矣○又案弓矢同物而作者不一人蓋同是黃帝臣兩人共作也抑或彈起於古之孝子先用丸後用矢矢爲後起也若尙書垂之弓和之竹矢則獨擅其能者不同創始杜康黃帝時人作者大抵在此時前此尙無蠶織安得有巾可用以埽乎竊意帚字以會意定象形與果字同例市象衆艸之形尙恐無以見意乃加又字於上埽者必俛故手在帚上

也。帚、彗同物，字當同意。集韻、韻會引說文：「彗從又持，𦍋。」  
古「丰」字，韻會引說文有「𦍋」，今本掇也。又從「彗」之字，大抵從  
「𦍋」。丰訓艸盛，則亦象衆艸之形也。其器在上，故手在下。蓋  
埽梁棟牆壁之狀，既無「巾」字，則直象形而已。其器在下，故  
手在上。蓋埽地之狀，總之以手持帚柄而已。可知其同也。  
鄭君謂「𦍋」爲「萑苕」。杜元凱釋「𦍋」以「黍稷」。鄭君之墓在吾安  
邱東鄉之礪阜。吾鄉今用「黍稷」作「帚」而呼之，則曰「苕帚」也。  
許君不言作「帚」之物，爲其礙從「巾」之說乎？蓋緣「帚」帶下半  
相似，是以致誤。○吾因此疑「彗」字從「彗」省，與「婦」從「帚」同意。

妻之偁蓋自夫言之故曰與已齊

說解中夫字小徐作已

而其字卽

從向上之彗引而進之之意也婦之偁蓋自妻言之詩曰

三歲爲婦史記曰自吾爲子家婦是也故其字卽從向下

之帚舉伏之意也爾雅繫夫言之皆曰妻如妻之父妻之

母昆弟之妻是也曲禮生曰妻死曰嬪鄭注嬪婦人有法

度者之稱也尤可徵也爾雅又曰子之妻爲婦弟之妻爲

婦上言妻仍繫諸其夫下言婦則自尊者長者言之也許

君說妻字似不貫串大徐緣奏字上進之義以爲說亦恐

未然如謂省彗爲妻則省之太多無由知爲彗省則彗係

會意兼象形字，又字不省。上半可以任便省之也。周邠敲  
𦃟字，卽褻字也。以𦃟爲𦃟，亦可證。

帑下云：金幣所藏也。從巾，許君蓋無如何而作是說也。帑

藏之名，經典無徵，蓋直自漢起。

說文拈字曰：自漢巴太守張納碑始以爲帑藏之帑。

許君不用經義而用時義，殆由其字從巾。云金幣則尙有

關會乎？竊謂巾非字，直象鳥尾形而已。小雅樂爾妻帑，左

襄二十八年傳以害鳥帑，孔疏：帑者細弱之名，於人則妻

子爲帑，於鳥則鳥尾爲帑。妻子爲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

故俱以帑爲言也。筠案：疏說字義未說字形，當是下形上



聲由鳥而起言人已是借用再用爲帑藏又細弱之名之引伸俗謂細輭是也其巾當作巾三直正齊漢童謠城上鳥尾畢逋逋蓋鋪也巾則其尾平鋪之狀也既有梟字從鳥頭卽當有帑字從鳥尾特梟所從者誠鳥字之頭而帑所從者非鳥字之尾又別無它字從巾象鳥者是以許君不敢質言也商兄丁尊蓋亦器也皆鳥形其巾皆足也非尾也然足徵鳥類之字有從巾者業下云從巾巾象版巾非佩巾祇是象形與帑同也然五經文字曰說文乃胡反字林以爲帑藏之帑知今本以字林改說文惜張氏

不引說文義。

隹下云鳥之白也。玉篇隹隹白也。鳥白也。案大雅作鷩鷩。孟子引作鶴鶴。羽部鷩下已引大雅矣。似隹爲後來分別字。又案大雅釋文引字林鳥白肥澤曰鷩與說文鷩下說正同。豈字林始收鷩字。後人羈入說文邪。抑陸氏因便引之。不論時代先後邪。

𦣻字從白。玉篇收之白部。而字作𦣻。不知變通。而今人固執從之。不知玉篇時有誤字。如保作𦣻。誤子爲子也。不知作保者正不誤也。讀書何可耳食。

五經文字有𦣻。九經字樣有保。保皆平允。

有又一字補證

積古齋康鼎艾伯內右康無專鼎司徒南仲右無專頌鼎

宰宏右頌平安館師奎父鼎司馬井伯右師奎父趨彝井

叔入右趨甄鼓司徒單伯內右甄

或言入或言內知二字古通故說文曰入內也

內入也非徒轉注而已

有右者將錫命之則使大臣與之偕猶燕禮

以臣爲賓卽立膳宰爲主人也必右之者尊異之也左傳

楚人尙左則是華夏尙右也此禮漢時猶沿之淮陰侯傳

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是也諸銘皆言右惟平安館亢鼓

曰井叔有亢卽令字獨作有可知有右一字也器銘之右

與說文又字義相當可知又有一字也詩小宛天命不又傳曰又復也賓之初筵室人入又矧敢多又箋竝曰又復也据許君訓又爲手知其解此三又字或異於毛公左昭元年傳天命不祐與小宛同詞知又卽祐也而祐當作右詩維天其右之保右命之是也賓筵兩又字蓋作取字解又是手手能取物猶檀弓謂執弓爲手弓也